

# 下一個美國超級英雄：特朗普

觀察者網刊發了《特朗普又贏了，這是“逆向淘汰”的節奏？》，文中認為：特朗普是西方模式下人才逆向淘汰的勝利者。

所謂“逆向淘汰”，是指在升遷過程中，那些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才，被一心維護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蠅營狗苟之輩利用規則和“政治正確”淘汰的現象。美國的政治制度確實存在“逆向淘汰”，但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恰恰是“逆向淘汰”所要打擊的目標。

為了淘汰特朗普，共和黨內的建制派甚至準備無視“主權在民”的基本信念和特朗普獲得廣泛支持的現實，通過中國國民黨式的大佬高層運作阻止特朗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而在世界範圍內，反對特朗普的媒體形成了大合唱，一次次對特朗普的言論斷章取義，然後以“政治正確”的名義加以攻擊。

例如，特朗普反對的明明是非法移民，但是在媒體上卻很少看到“非法”這個定語，大多是“反移民”、“反墨西哥移民”。作為“逆向淘汰”的打擊目標，特朗普如果輸了是逆向淘汰的犧牲品，贏了則是戰勝逆向淘汰的勝利者，他怎麼都不可能成為“逆向淘汰的勝利者”。

把特朗普混同於那些企圖“逆向淘汰”他的庸碌之輩，或者單純地把他當作商人、嘴炮，都是低估了他。特朗普是有理想的政治人物，而“特朗普現象”的背後，則是美國新教文明拒絕沉淪、迎接挑戰的努力。

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經指出，文明和人類個體一樣，也存在新生、成長、成熟、衰老、朽亡的生命周期[2]。文明的生命力，表現在它應對內外挑戰的能力。在新生、成長、成熟的階段，文明能以合適的方式和力度應對挑戰，最終解決問題，成長壯大。而在衰老、朽亡的階段，則無力應對挑戰或者用力過猛，導致問題越拖越嚴重，最終文明衰落。而台灣作家柏楊在《白話文翻譯《資治通鑑》》時也多次感慨，每當王朝興起，無論局面怎麼複雜困難，總能找到方法解決；而到了王朝末年，所有的歷史當事人都會有深切的無力感，知道哪里出問題，卻無法解決[3]。

按照上述“挑戰與應戰”學說，美國如今正遭遇“百年未有之變局”，受到內外兩方面的挑戰。在內部，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正在發生變化。拉丁裔和非洲裔的比例在迅速上升，傳統上居于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WASP)正逐漸成為少數。與人口比例變化相對應，作為美國文明核心的新教價值觀也在被不斷削弱。非洲裔等片面強調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公立大學入學人數、工作崗位等社會資源，企圖把自己塑造成無須付出同等努力就能獲得資源的特殊族群。另一方面，華爾街的巧取豪奪則引導精英和整個社會一步一步偏離“自立自強，勤勞致富”的美國傳統理念。

而在外部，一個十四億人口的中國正在工業化和信息

化的道路上昂首闊步，挑戰美國頭號工業國的位置。美國自一戰以後，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工業國。歷史上兩個最強大的挑戰者日本和蘇聯，其人口都沒有超過美國。如何應對中國這樣人口多於自己的挑戰者，是美國的全新課題。而中東穆斯林極端勢力的異軍突起，對作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也構成了全新的問題。

對於這樣的局面，美國體制內政客束手無策。他們只會喋喋不休政治正確的陳詞濫調，完全無力解決問題，反而為了選票加重問題。面對不斷涌入的非法移民，他們無力阻止，反而為了選票讓非法移民合法化。處理國內族裔問題時，誰鬧得凶就給誰好處，變相懲罰亞裔這樣努力學習、工作的族群。對於傳統 WASP 價值觀則是一退再退，甚至允許“根據自我性別認同”選擇廁所。對外戰略也是一片混亂，對中國死抱著冷戰思維，對穆斯林極端勢力該支持還是反對也搞不清楚。內不分是非，外不辨敵友，美國呈現出文明衰落時期的典型症狀，迫切需要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來領航。

就是在這種局面下，特朗普挺身而出。一開始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來玩票的，對他的種種政治不正確言論一笑置之。到後來卻發現，他越是政治不正確，支持率就越高。

其原因在於，特朗普那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其實抓住了美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例如，特朗普因為要在墨西哥邊境“修長城”而廣受嘲笑。但是，控制美墨邊境抑制非法移民的進入，難道不是美國的當務之急嗎？

再例如，特朗普誇過中國人，誇過普京，甚至誇過金正恩，當時大家也是當段子看，可是妥善處理美中、美俄和美朝關係，難道不是美國的重要課題嗎？

而當特朗普把對這些的回答用正式文體而非大嘴巴陳述，同時媒體也不能斷章取義的時候，大家就會發現，他的觀點其實是深刻而富有可行性的[4]。

特朗普的言論和主張得到了美國民眾的廣泛共鳴。深受內外問題困擾的美國民眾已經煩透了那些不解決問題的政治正確，但又敢怒不敢言。現在特朗普替他們說出來了，怎能不支持呢？而在特朗普犀利而直率的大嘴對比下，共和黨建制的愚蠢和無能暴露無遺，所以他們才如此痛恨特朗普，不惜讓共和黨完蛋也要把他淘汰掉。但是他們又不能從道理上駁倒特朗普，於是就只好斷章取義去揪“政治不正確”。而建制派這種完全不顧本黨全局利益的做法，恰恰表明他們已經患上了文明衰落綜合癥。

因此，“特朗普現象”其實是美國新教文明進入衰退期以後的一次自救。特朗普和他背後的美國群眾，是對內外挑戰的堅決應戰，是美國文明不甘沉淪的生命活力迸發。而與之對立的建制派，則是腐朽的、墮落的。特朗普參選的結果，將決定美國未來是走向中興還是就此沉淪。對於特朗普的選情，應當持續觀察，切不可低估了他。



白宮宣佈奧巴馬將在本月下旬參加日本 G7 峰會期間訪問廣島，這是日本人持續了幾十年的期盼。廣島和長崎在二戰末期遭到原子彈轟炸，日本社會對這件事情的記述方式很大程度上將自己塑造成了那場戰爭的受害者。這與世界對日本是二戰期間侵略者和加害者的定性形成了認知和情感上的距離。

過去美國外交官基本不去廣島，也不參加日本紀念受原子彈轟炸周年的活動。這種情況 2010 年後逐漸改變，克里今年成為第一位訪問廣島的美國在任國務卿，而奧巴馬將成第一位訪問廣島的美國在任總統。

奧巴馬是“無核世界”的宣揚者，他去廣島很敏感，美國國內立刻出現了反對聲音，但他想借用的可能就是這種敏感勁兒。“無核世界”國際上應者寥寥，奧巴馬主持的“核峰會”一直開得很勉強，而且後來“掛羊頭賣狗肉”，從全世界消除核武器的議題變成了討論核電安全。隨著奧巴馬即將下台，核峰會估計壽終正寢。奧巴馬去廣島，有利於將他“無核世界”的美好理念再炒作一把。

日本忍不住就想多了。日本官員沒好意思張口，但是日本輿論煞有介事地爭相發問：奧巴馬會為美國當年扔原子彈向日本道歉嗎？這個詰問傳到了美國，但經美國輿論一加工，問題就從急切變得氣不打一處來。白宮只好出面表態：不會。

其實克里國務卿 4 月份去廣島時就表達了美國不會道歉的態度。

日本右翼一直在搗鼓那點歷史，像是要把自己國家從二戰那個既兇狠殘暴、又愚蠢莽撞的侵略角色洗白。他們不願意認真琢磨為什麼人類一共扔過兩個原子彈，日本全給挨了，成了幾乎是這種武器巨大威力試驗場的唯一“冤大頭”。那些人不知道是真傻還是裝傻。

日本政府對向中國等亞洲國家道歉很不情願，但卻在爭取美國向它道歉的道路上默默前進。他們的邏輯很奇怪，然而卻能把他們自己感動得淚流滿面。

要說奧巴馬去廣島就是一個很廉價的姿態，日本花幾十年心血的大價錢，買來的很可能是世界的莫名其妙。安倍政府的小九九根本擺不上檯面，奧巴馬估計會說幾句冠冕堂皇、國際社會什麼也記不住的話。

如果不點透，中國社會大概根本就搞不明白奧巴馬去廣島有什麼特殊之處。講清楚了，大家也未必有重視它的興趣。總之中國人對這件事的關注會比日本社會又吃肉又砸骨頭吸骨髓的全面品味淡薄得多。

核武器畢竟不是值得發揚光大的技術，廣島 70 多年前因為人類第一顆核彈投入使用死了那麼多人，也的確讓人感慨萬千。奧巴馬作為世界第一核大國的總統，去那里宣揚一下他的“無核世界”構想，也沒啥不好。至於安倍肚子里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話，他自己不敢說，世界也聽不到，只能爛掉了。環球時報

## 奧巴馬去廣島 日本人又想多了

# 南海仲裁案：一場沒有贏家的鬧劇

2013 年 1 月，菲律賓就中菲兩國之間的南海爭端啟動強制仲裁程序。此後，南海仲裁案得到各方空前的關注，成為世界海洋體系中的“焦點”。從菲方的訴求、中方的拒絕參與、美艦的“鬧陣”等情況看，南海局勢日趨“風高浪急、矛盾叢生”，似乎離解決爭端的“初衷”漸行漸遠。即便指日可待的裁決結果如“眾”所願，也無助於爭端的緩解，反而成為一場沒有贏家的爭鬥。

### 中國：形象與聲譽受損

就仲裁案而言，無論裁決結果如何，中國已先失一局：首先是有理沒說清，反被訴上庭。由於戰略輕視，中國對其南海相關主張的法律基礎及歷史事實處理不力，對維護其主張的困難程度及對策預案準備不足，使其對南海的領土及海域主張被“歸結”到斷續線上而廣招詬病。中國 1998 年《領海和大陸架法》第 14 條提出的“歷史性權利”缺乏明確的指向；2009 年 5 月的外交照會所附的地圖公布斷續線後，至今沒有後續的解釋或行動，造成外界對其在南海問題上採取模糊戰略的誤讀，被強行拖入仲裁。

二是對斷續線“外溢效應”的認知不足，引發了周邊國家的疑慮和恐慌，矛盾和分歧被刻意放大，斷續線成為“中國威脅論”的佐證，也為美國以航行自由與安全為借口介入南海提供了機會。在區域內外國家的聯手“抵禦”之下，域外國家加大對本地區政治安全事務的介入，中國政策選擇的空間被進一步擠壓。

三是未能妥善處理法理與政治意志的關係。對於南海仲裁案，中國雖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法律手段跟進不利，沒有能夠使國際社會有效地了解並接受其立場，使自己日趨被動。面對南海矛盾不斷激化的事實，中國以島礁建設、軍事巡航等手段強化對南海的控制，外交政策被認為轉向了過度強硬。雖然“大躍進”式的造島行動，提高了其控制南海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實惠，卻付出了形象與聲譽嚴重受損的代價，使國際社會對其新興大國的未來角色充滿質疑，不僅主權得不到支持和認可，還被貼上“以大欺小”、“不遵守國際法”等負面標籤。

面對可能的裁決結果，質疑中國的聲音會匯成更強大的影響力。外交方面可能形成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全面被動的關鍵節點；法律方面會使中國面臨國際社會的更多批評，甚至國際輿論的聲討。

### 菲律賓：難有更多收益

在法律和外交方面，菲律賓善用機巧，借力打擊中國。法律

方面，菲律賓依靠仲裁庭。經過精心“包裝”，巧妙地繞開中國 2006 年的排除性聲明，提出暗藏“殺機”的 15 項仲裁事項：通過攻擊“歷史性權利”圍剿斷續線，旨在否定中國的主權主張，給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進而通過確認島、礁及低潮高地的地位，壓縮中國的管轄海域。

事實上，菲律賓顯然低估了審理此案的大法官們的法律稟賦和素養。面對質疑國際仲裁擴權傾向嚴重、國際司法裁決“碎片化”的聲音，維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宗旨和整體性是頭等任務，對缺乏官方定性的“斷續線”恐難予以裁決。如此，除“抹黑”中國外，菲方難有更多收益。即便將菲所訴島嶼定性為“岩



礁”甚至“低潮高地”，也不會改變爭端進一步惡化的現實。反而通過仲裁，客觀上強化了中國對南海的戰略認知和捍衛其利益的決心。

政治及外交方面，菲律賓依靠其盟國美國遏制中國。作為回報，向美國開放其島嶼設施。但由於不同的利益需求，雙方的關注點存在明顯的差異，所得與所失只有非自己心知肚明。對於其引入域外勢力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做法，地區內的一些國家，包括南海問題相關國家頗有微詞，東盟峰會和外長會多次拒絕菲律賓發表有關南海問題的聲明。菲內部對啟動針對中國的仲裁意見也並不一致。

### 美國：強出頭恐難持久

美國本不是南海利益攸關方，但斷續線地圖的公布，加大了美國的猜測和疑慮，認為斷續線會對美艦及其軍事同盟的航行自由構成威脅，加之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使美國從幕後走到前台，積極“攪局”。為了承諾的同盟義務，更為借助南海遏制中國，確保其全球範圍的軍事投射能力，美國有針對性的調整其亞太戰略，“重返”、“轉向”、“再平衡”等詞一度令人眼花繚亂，軍艦數次“鬧陣”，力挺菲律賓。

雖然美菲聯手可能會改變南海的力量對比，但美國囿於中美關係的框架而無法陷入與中國的尖銳對抗狀態，國內強硬和讓步的聲音勢均力敵，能祭出的“王牌”有限。除了公開和私下里要求中國遵守仲裁、與盟國持續進行航行與飛越自由的努力外，美國不具有空海、地緣和時間優勢，難以支撐太久。從其高調炒作其在南海的“飛行”和“航行”行動看，其動機其實很明顯：除挑戰中國的領土主張，向中國施壓之外，更是向世界尤其是其盟友邀功，為日後自己撐不下去時的“全身而退”做好鋪墊。

### 仲裁庭：難以奏效的裁決

仲裁庭宣布對菲律賓的部分訴求擁有管轄權，但為確保客觀公正的立場，需要對雙方的主張及相關依據進行審慎分析，而中國的“不參與”使裁決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中菲的衝突不僅涉及雙方的海洋權利主張，更是對國際海洋法和中國基於歷史事實而形成的主張及權利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衝突的認定要求，仲裁庭需要對此難題進行審慎的考量。其次，仲裁庭對於領土和海域劃界不具有管轄權，但對相關訴求的裁定、相應的證據標準和仲裁事實的研判，又很難繞開這些問題。第三，中國認為仲裁程序及管轄權存在根本瑕疵，對於己不利的裁決結果，不會承認、更不會執行。仲裁不僅不能解決中菲之間的矛盾，反而使爭端更加複雜化，無法實現仲裁目的。

裁決結果公布後，如果美國採取新一輪的巡航活動，中國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包括公布南沙的領海基點基線、在黃岩島進行填海造島作業和機場跑道建設，進而設立前哨基地、甚至會以美國的艦隊巡航嚴重威脅其在南海諸島的海空安全為由，劃定南海防空識別區等，強化其對南海的控制。

可見，南海權利逐鹿正酣，法律戰只是其中的一環，面對歷史和法律之間的矛盾，以權力與利益為目標的多國博弈大戲將圍繞著斷續線、島礁主權和海域劃界等議題繼續上演。